



卷五十四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光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五
PC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起丁卯 凡十三年

四年 四月以後 梁太祖皇帝未見開平元年 是歲唐亡梁晉收淮南西

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

作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故怨殺判官周隱將

或軍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

入處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謀王

誅之於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三月唐遣使奉



卯丁

冊寶如梁

梁王金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連受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悉全忠襲

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

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並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

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薛平。張彥。光達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

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

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夏四月。盧龍節度使

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館其上。

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飲境內餓殍。山願。令民間用糞泥為錢。有變妻羅氏。其子守元通焉。仁

恭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

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梁王金忠。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

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冊寶至金祥殿。王被袞冕。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

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

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陽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

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它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憚而罷。奉唐帝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榜之以號。使

甲士守之。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長

安為大安府佑國軍○梁以馬殷為楚王○梁

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

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示持

無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以朱友文判

建昌院事

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友文判院事掌

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特惟河東鳳翔

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梁正朔蜀王建興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興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

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岐王李

茂貞開府

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

者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

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耶律阿保機為王尤雄勇奚及室蓋遼鞞咸役屬之阿保機恃其疆不肯受代七部劫

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

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

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梁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遣之阿保

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梁以錢銀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判官

羅隱說。鈔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鈔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

使。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議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

為謀主。呼曰先輩。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全

不樂在京師。常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胡氏曰。人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但不能克其類而已。朱溫為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頂

其利也。及見溫被袞稱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色。所謂不亡之良心也。全昱於此誠能審度。大小備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則溫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

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昔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居礪山。免乎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循及其子楮。自謂為楨。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揆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鵠。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楮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朱友謙胡氏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何異。朱溫敬翔舍已鵠梟。而謂人鵠梟。循肯服邪。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

破之。遂取岳州。楊渥遣其將劉存許玄應將水軍擊

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彥

暉黃璠帥戰艦擊之。存等遇雨。引兵還。彥暉追之。存等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

賊謀而進。存等走。黃璠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梁。侵岳州。玄應。渥之腹心也。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梁侵

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州。梁遣康懷貞攻潞

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八月。晉

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晉周德威壁于高

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

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

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九月。蜀王王建稱帝。蜀王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

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典則未爽。稱臣。賊在

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雍

之謀。即帝位。以王守侏。韋雍為宰相。唐道襲為內樞密

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

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

舉兵討其弟守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

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守文恐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梁赦軍士

逃亡為盜者。初。梁主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職沒者。乃命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至是赦其罪。聽還鄉里。盜賊什七八。胡氏曰。文面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而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非至不仁者莫

忍為也。其可以為故常而無改易邪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 春止 王建成武成元年 開平二年 蜀主登樓 有僧扶一曰以獻蜀

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

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瑛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父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 二月蜀

以張格同平章事

蜀主登樓有僧扶一曰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

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至是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已者必以計排去之 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初

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存勗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勗等謀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附梁魏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懷下親信更敬銘知之以告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子于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業惶怒曰老奴以

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卿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俾乎。遂殺之。梁主晃弒濟陰王。曰。唐

哀皇。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李

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枝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驕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為招討使。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初。晉周德威搆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十月。德威至晉陽。留兵

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為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奉譟。耳。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

舊怨。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路圍不解。吾死不瞑目。
避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
力既竭。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
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斷天耳。胡
氏曰。養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
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華所
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
深有所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
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馬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
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
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
晉師攻梁澤州不
克。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
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
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
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懼而避之。非勇也。

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
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月。劉知俊
引兵救之。德威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
寬租賦。撫孤窮。仲克。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
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趙
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刻。犯者必斬。初。唐昭
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與之
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凡事張承業
升堂拜母。賜遺甚厚。路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太半。嗣
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
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使楊涯溫復攻顥殺之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

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顥遣其
黨弒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楚。軍

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遲。顯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莫不肯爲公下。不若立一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實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請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憚。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見顯曰。公出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

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忽爾劫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尊。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擗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等壯士三十人。斬顯於牙堂。暴其獄。君之罪。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以可求。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立法度。禁疆暴。政事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主計官。顯知其職。皆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節度

使劉知俊拒却之○六月梁殺其金吾將軍王

師範夷其族朱友寧妻泣訴於梁主曰陛下仇家為

範叛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梁主曰朕幾忘

此賊遣使族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

命自勿及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秋七月楚收茶稅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贖

軍楚王殷從之請於梁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

以歸由是富贍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使南

將吏請於李儼季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九月淮南遣兵攻吳越

圍蘇州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擊吳越圍蘇州吳越攻

拔東洲淮南遣樂再用復取之再用方戰身

壞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

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冬十月華

原賊帥溫韜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

守文敗之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

兵五千助之守文敗還胡氏曰朱溫助守

光以子因其父恃天理甚矣然溫弒君篡國之人也又

何責焉晉王兵以義勳當討守光助守文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抹守光抑守文人之稱

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為幾希矣

開

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二月朔日食○梁攻岐取丹延鄜坊四州○

淮南徐溫自領昇州刺史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

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

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
揮使知諸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楚治之
夏四月

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歸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

境內安吳越擊淮南兵破之淮南兵圍蕪州推洞屋

於竿首合鉅投雖以揭之攻者盡露破至張綱以拒之

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

南軍張綱絕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

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

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

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

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五月梁殺

其佐國節度使王重師夷其族王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奉

不時以劉捍為留後捍諸之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

云與邪岐通賜自盡夷其族

攻滄州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

前注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

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

官呂充孫鶴推守文子

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知俊

功名浸感以梁主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益

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

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於岐遣兵

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

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論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

對曰臣不背德但異族耳詔削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

鄴等討之鄴至關東獲知俊伏兵使為前導關吏納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

師厚以奇兵克之。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

王○淮南盡取江西地。撫州刺史危全誦帥撫信

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

宴飲。全誦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

致圍高安。以助全誦。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

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

出。可求即其卧内疆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

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

本曰。楚人為全誦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誦。援

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誦兵彊。若宜觀形勢。本

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全誦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

全誦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誦兵大潰。

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誦。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

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敗苑玫於

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

越。吳越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

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

冬十月。蜀行永昌曆。司天監胡秀。十一月。岐遣

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岐王

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

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

之。克寧衍二州。據慶州南城。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

之。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

驤軍使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知俊伏兵

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

鎮涇州。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蜀蜀

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州刺史王宗弁罷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

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年開平四年春正月劉守光克

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呂充選男女羸弱者烹之以給軍食。正月劉延

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王。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王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不能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守光使人殺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二月岐王承

制加楊隆演嗣吳王○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

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梁宋州獻

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

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惠王友能代之。

梁貶寇彥卿為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沂。彥卿對命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闕。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殺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甚髮傷。我當殺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

翰代之○六月梁匡國軍節度使馮行襲卒

行襲疾篤請代許州牙兵皆奉宗權餘黨梁主深以為憂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璣往視行襲璣至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耳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眾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璣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財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勿視事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印授璣使代掌軍府行襲卒

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始開府以弟寶存為相

秋七月岐晉合兵攻梁夏

州梁遣兵拒却之

岐王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周德威將兵

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襲西京遣兵分屯河陽三原李遇邀其歸路岐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莫與

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請為之遣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則持

國之道踈矣

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唐廣杭州城

由是錢塘富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

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疆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

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梁主疑趙王鎔意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廷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

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深莫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賂結昏。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贖。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野。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缺。祗而朝燕矣。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十二月。梁定律令格。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景仁等進軍相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問之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慮。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進軍距相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執戰。梁兵不出。進軍相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誑之。梁將韓勳等將步騎追之。鎔宵解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酷備販之徒耳。豈鎔雖鮮。十不能當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發按兵持重。

可也。王乃止。至哺。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季存璋引步兵乘之。守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第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叢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割據。但奪白刃。連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趙州。社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遣周德威。史建瑭。趙澶。魏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自攻魏州。不克。梁主以畢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位。以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社廷隱將兵千人衛之。間道夜入魏州。勸周翰城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將度。皆棄舟而去。德威拔夏津。高唐。東武。朝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梁主帥觀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劉守光。潘胤祖。滋喜。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

之。又以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使人報趙王。鏐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鏐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揚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鏐來謁晉王。大鶴將士。自是遺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等戍趙州。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

崖知留後。夏四月。岐攻興元。蜀兵擊却之。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繼崇。繼崇驕矜。嗜酒。蜀主召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恚。始與蜀絕。至是。岐王聚兵寇

蜀與元唐道
變擊却之
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梁亦以為來

訪使
守光嘗哀結德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
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處謀自帝
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
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
然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行
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結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虔真
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夫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
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
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
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
河北道採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受冊儀僚
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
對曰尚父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

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
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梁及諸
道使者於獄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
既而皆釋之

奠第
宗奠即全義也梁改其名梁主避暑其第亂其
婦女殆徧宗奠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宗奠
止之曰吾家項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嗚木屑以梁遣
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梁遣

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
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謂曰宋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
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朕有侵軼僚自帥眾當之勿
勿以為憂鎔奉危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許以
女妻其幼子昭誨由

是晉趙之交遂固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
守光

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芥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營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思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為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塞其口寸斬之遂即位改元岐王使劉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知俊攻蜀圍安遠軍 岐王使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

崇追圍之 九月梁主如相州 梁主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

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粹至落然無

具坐削官爵 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燕 晉王

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鄉藩



通使之禮燕與客欲使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因之數日竟不能屈胡氏曰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穩其為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為正也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因父殺兄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

光長惡迷復於是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此其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十一

月梁主還洛陽 梁主發相州至恒水邊吏言晉趙兵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獲告云

無寇上下始定梁主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還思一雪其恥意蓄多謀志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

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

史段明遠妹為美人。明遠饋獻。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幽州參軍馮道奔

晉。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蜀主自

將擊岐兵。大破之。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

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

將李廷志等。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

擊。又破之。岐王左右譏劉知俊。岐王奪其兵。李繼崇曰。

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

州。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晉。唐天祐九年。梁乾。春正月。晉師及鎮定。

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

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

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

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

奇之功。諸晉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

梁。梁主以為博州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

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

幽州參軍馮道奔

蜀主自

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

拔二十一寨。斬其

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

李繼崇曰。

知俊舉族居于秦

晉師及鎮定

大敗走還

會于易水。攻燕祁溝。

劉守奇之客劉去非。

周德威疾守

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

德威遂

守奇客之。德威遂

至。德威遂

至。德威遂

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眦。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絕出。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殺至得。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路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叩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橋。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備。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擄生。過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橋。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橋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

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慙憤。疾遂增劇。滄州人殺劉繼威。義昌節度使劉

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晉師克瓦

萬進家。萬進怒。殺之。梁以萬進為節度使。晉師克瓦

橋關。周德威遣裨將攻五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涉獵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

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諫曰。疆敵未滅。犬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璠

也。夏四月。晉師克瀛州。五月。梁主至洛陽。梁

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

揚五以獻揚五德威小名也既戰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起反擊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其觀察使李遇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

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為淮南牙將溫執之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溫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

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諷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勣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

裕曹惊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梁主

長子擲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為控鶴指揮

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

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

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

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勣以情告之

勣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

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擅裹之。瘞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今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胡氏曰。朱溫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溫本羣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滅。皎厲之志。浸以昏昧。何足怪哉。梁忠

武軍亂。殺節度使韓建。○秋七月。梁以楊師厚

為天雄節度使。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

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梁加吳越王鏐

尚父。○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

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官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

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

問罪。何以徵為。友珪遣韓勅討梁以敬翔同平章

事。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

不預。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吳劉威為帥。府所

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誘離深。反本無狀。若輕身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外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久。十月。晉王救河中。梁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

兵敗走

朱友諒告急于晉。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圍。退保陝州。友諒至荷

氏。詰晉王。張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諒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諒安寢。軒息自如。明旦復置酒而罷。

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

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度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遣還。梁

隰州降晉

晉改稱唐。天祐十年。春正月。晉拔燕順。乾化三年。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

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諒復歸

梁。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嚴奉使至

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楊

今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適遣腹心說師

厚曰。郢王篡殺。人望屬石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

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

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

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

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

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奔資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嚴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先是龍驤軍。成懷州者。潰亂。友珪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

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耻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官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遣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鏗父之及更名璜加揚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文謙友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比日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受其驍勇養以為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

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為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為子及長以勇健善戰知名嗣源愛之夏四月

晉師逼幽州拔平營州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

語甚卑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雖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其書別將

劉光濟拔平梁擊于趙以救燕晉分兵拒之揚師厚州營州降

奇將兵十萬大掠趙境至鎮州燔其關城周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六月

蜀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蜀主重之頗與議

政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元膺獵畧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猜

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官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

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至是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白蜀主疑之。少保唐道襲蜀主璧臣也。太子素惡之。屢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關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峭。文錫囚之。軍使徐瑤常諫。各帥所部奉太子攻道襲。斬之。內樞密使潘峭言於蜀主曰。太子與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而論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王宗侃等使發兵討瑤殺之。謙與太子亡匿艦中。舟人以告。蜀主遣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裕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元膺為庶人。晉克瀛莫州。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冬十月蜀立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宗衍為太子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

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唐文展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宗衍受冊畢。炕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問之。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

以歸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

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運。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與復唐祚。公謀之不誠。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隗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文

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先是守光愛將李多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踰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將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遂失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趙王鐸迎謁于路。十一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梁以王景

招討使。將兵萬餘。侵盧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關。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雲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淳表於木。從置深淵。及梁兵

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

化四年。稱唐天祐十一年。春正月。劉仁恭劉守

光伏誅。晉王以練紉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

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

心。血以祭先王。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或說趙王鎰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太王既與

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祚以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鎰乃與王處直

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置行臺。置行臺如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高季昌以夔為

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忠涪四州舊

荆南與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武舉鐵鉤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夏四月。楚人襲吳黃州。克之。許德勳將水

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犬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五月。梁朔方

節度使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秋七月。晉伐

梁邢州不克。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

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却之。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

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鱉

食乎。蜀主乃止。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詔南

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

長城關

稱唐天祐十二年春二月。梁分天雄為

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梁天祐

楊師厚矜功恃衆。擅割財賦。置銀捨效。節都數千人。欲

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

祖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

囊。二百餘年。紹威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

此時為之計。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為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



德軍於相州。劉澶衛二州。隸焉。以張筠為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鄩遣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魏兵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詰旦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劉鄩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三州。異還言。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就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洹水。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頴。犒軍。密言張彥凶狡。之夫勸晉王先除之。王遣屯永濟。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

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害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一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趣魏縣。王自引親軍與鄩夾河為營。梁主聞之。悔懼。遣兵屯揚州。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人心未安。德倫腹心。見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督驍橫晉王。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眾。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市。城中肅然。王以府事委司空頴。頴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納賄驕侈。有從子在河南。憲使人召之。都虞候執之以白。王族誅頴。以判官王正言代之。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以為支度務。

使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

空竭。民間疲弊。而供億軍須。未嘗有關。謙之力也。然急

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胡氏曰。晉

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破夾寨。斬張

彥。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使其知學問。晉拔德州

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字內為賢主邪。晉拔德州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

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

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

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

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秋七月。晉拔澶州。晉人獲其妻子。待晉

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

王勞軍魏縣。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

上。魏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



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

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

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

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還守莘城。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

之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鄩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

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行纒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濘。士

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勤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

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

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若親耳。

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

土門。鄩已整衆下山也。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濟有誓

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脫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鄆營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業。三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八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八月，梁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州。○梁劉

鄆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劉鄆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鄆不出。晉人乃攻

絕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鄆，鄆奏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勦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甲使往督戰。鄆集諸將問曰：王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草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

度。敵尚疆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俘斬千計。吳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冬十月，梁

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梁主覺之，誅

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

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王宗綰等

敗秦州兵於金沙谷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岐耀鼎二

州降梁

岐義勝節度使李彥韜知岐王衰弱舉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溫韜也復姓溫氏名昭圖

官白廣州始與梁絕

劉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表求封南越

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丙

年通正元年

○是

春正月梁以李

愚為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

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等

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吳將馬謙等起

兵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

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府中稍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梁

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

等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今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遣壯士五百潛出擊之潰走詰旦鄩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郭見之驚。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郭為圓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郭度河保滑州。梁遣

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之。梁匡國節度使王

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

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

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

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李嗣昭亦遣牙將

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

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

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

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

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

矣。胡氏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

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頗以策非已出。不復

行賞。其不克。晉王克衛磁州。梁遣劉鄩屯黎

陽。夏四月。晉人克洛州。梁成卒作亂。攻官

門討平之。劉鄩既敗。河南大恐。梁主屢召鄩不至。由

是將卒皆搢心。梁主遣提生都指。使李

霸帥所部千人。戍揚州。既出復入。大譟縱掠。攻建國門

梁主登樓拒戰。龍驤指揮使杜晏球。出騎擊之。決力死

戰。俄而賊潰。晏球討。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

道兵馬元帥。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問道入貢。梁

利於市易。不宣過。以名器假之。輸八月。晉拔相邢二

林學士。實夢徵。執麻以泣。生殿。

八月。晉拔相邢二

州

晉王自將攻邢州。張筠、秦州走。晉人復以相州。蘇

舉

天輝以李嗣源為刺史。遣人告閻實以相州。已。實

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契丹寇晉。陷蔚州。○九月。晉王還晉陽。

滄州

晉兵逼滄州。滄州降。晉王徙李存審為鎮海節

度使。以李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應州。胡

人安重誨為中門使。委晉救貝州。張源德欲降。其

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

降。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舞甲圍而殺之。盡殄

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晉王如魏州。○冬十月。蜀攻岐。

國風翔。○晉王遣使如吳。吳遣兵擊梁圍潁州。

○十二月。楚王遣使如晉。○晉以張瓘為麟州

刺史。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

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契丹稱帝。改元。阿保機

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契丹稱帝。改元。阿保機

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

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禦衆。后

常預其謀。阿保機嘗擊虎。預留后守帳室。草乘虛合兵

掠之。后知之。勸以待。奮擊。破之。后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也。晉王力經。濟河北。欲結

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

光未年。衰困。遣使奉軍。韓延徽。家後於契丹。阿保機怒。其

不拜。留之。使教。局於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

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以牧園。宜禮

而用之。阿保機。召延徽。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

丹建牙關府築城郭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
 藝荒田田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
 有助焉頃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疾之延經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
 益厚至是以為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
 不思故鄉所以不留守懼王絀之讓耳因以老
 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
 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胡氏曰契丹沙陀無以
 晉王功義著見進於中國當是之時不任則已
 晉王無足適矣延徽儻憂見讒者無亦晦而待
 從契丹是故急於見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元年 乾亨元年 〇 是歲 貞明三年 天漢 春二

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亡

奔契丹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驍情
 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

元亡卒又率其民出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自部
 送之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至

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殺存矩文進不能制因
 遷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文進帥其衆奔契丹晉王聞

存矩不道殺侍 三月契丹陷晉新州晉師攻之不
 解及幕僚數人

克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
 備海有道道狹處纜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

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縑纈以
 供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

戰侯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
 為田園方戰有功則賜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

及周德威鎮虛龍恃勇不備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
 每易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

每易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

殺之。吳王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
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
后而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
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如？此
蹀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
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
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圍幽
州。保機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圍幽

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契丹乘隙進

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
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
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擄頡利
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
今朝不保。恐變生於中。王曰：朕待虜之衰。臣請身先虜

鋒以刺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
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之兵繼之。五月。吳徐

溫徙治昇州。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

鎮海軍治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
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
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
三郎謂知誥也。溫以彥謙為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
委彥謙。江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清海建武
淮稱治。巖稱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楊洞潛。李殷

衡。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晉師擊契

丹敗之。幽州圍解。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

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
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



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河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過。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冬十月，梁以吳越王鏐為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

任。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積金谷，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諸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安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之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借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皇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

輕傲。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
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
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
獲免。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摠紳士大夫。有遠不能
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與
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
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
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
讓之。十一月。晉王如魏州。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
水自合。天贊我。十二月。蜀殺其招討使劉知俊。蜀
也。遂如魏州。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
疾之。故無成功。唐文宗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
能取也。乃誣以謀叛。斬之。晉王襲梁楊劉拔之。

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

城。綠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
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
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
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
賚。是慕虛名而受膏肓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
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關車服。飾
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
梁。扼記水矣。梁主皇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晉王稱唐天祐十五年。貞明四年。春正月。晉師

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

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
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舉拔

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獻之。而望樓遂
冠。非臣所知也。宜詢訪耆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
也。疏奏。趙張之徒。言蜀信王宗傑卒。蜀太子衍好
翔。怨望。梁主遂不用。蜀主嘗自夾城過。關太子與諸王圍雞擊毬。喧呼之聲。
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遷張格。
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
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至是暴卒。蜀主深疑之。

夏六月。蜀主建瓌太子宗衍立。

蜀主久疾。醫者至。是增劇。以王宗弼

為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
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實別官。幸勿殺之。但王氏子
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
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振典兵預政。
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不得入。聞其謀。排闥
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兼文振刺眉州。以宋光嗣為內

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
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
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
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殺唐文振。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吳都軍

訓。歷倨。濫暴。威武節度使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
之不得。怒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狎侮吳王。無復
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倉鶻。又嘗與
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恃慢。王
懼而泣。左右拔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擿殺王親吏。與
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詢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諫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
乎。又嘗與知諫飲。伏甲欲殺之。知諫驛知諫足。知諫遁
去。副都統朱瑾遣家妓候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
平。知訓惡瑾位已上。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

外事知訓愈謹。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其首拜之。知訓吞拜。瑾以笏擊之。踏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子城使翟度等聞府門勒兵討之。瑾遂目到。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瑾通謀。皆殺之。

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攻揚州。決河水以限晉兵。隔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却。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蜀是張格為維州司戶。○秋七月。

上下皆怨。宋光嗣通敏善希。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吳以徐知誥為淮南

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

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誥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獨天祐十三年以前。道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絹匹直千錢者。官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夜引

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置
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
得而知也八月晉王大舉伐梁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

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
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非何東魏博之兵大

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李
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
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

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
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
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

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為
忠胡氏曰存審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
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宗固以

兵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
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蜀以諸王領軍
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使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
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梁秦寧節度使張萬進降

晉梁嬖侍用事多求賂於萬進蜀以宦者歐陽晃等
為將軍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為將軍皆干預政
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
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十一月越攻國
明日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號漢○吳取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信播
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信使

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信子莫彥與觀。兵溫授兵三千，曰：汝父據上郡之地，將十倍之，莫彥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寒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信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零都，追執之。

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

大破梁軍

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合，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蹶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請之於梁主，因專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破。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接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監其陳，走漢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

據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
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破中有土山。賀瓌引兵
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
即日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
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
入。今深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
矣。今深陽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
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
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
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少食。俟其引退。追擊可
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
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
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臨陳。
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關德

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番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
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
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嗣源頓首謝。王以
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梁
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
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
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三
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
取。存易犯馬。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
敗。軍中意王沒矣。與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為
嫌。誠以養敗之際。而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宅
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格局。
國非可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年。宣稱唐天祐十六年。武義元年。明五年。春。

正月晉築德勝兩城晉李壽嘗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

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王自領

度使以李紹宏提舉軍府事紹宏提舉軍府事紹宏提舉軍府事紹宏提舉軍府事晉以郭崇韜為中

門副使孟知祥薦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崇韜名晉以郭崇韜為中

寵待日隆知祥稱疾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辭位崇韜專典機密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

將皆為節度使不相臨制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

嚴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徐知誥與駱知祥謀出

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

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

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不許

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杜稷置百官

嚴夫物皆用天子禮以得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東海郡王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

今謀為內樞使嚴可求為門吳越擊吳戰於狼山

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吳越擊吳戰於狼山

破之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璫擊吳吳遣將彭彥

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璫使散沙於已船而散

人不能開目及船舫相接傳璫使散沙於已船而散

於吳船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發彥章自領兵

人誅分籍沒家貲以其半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聞討

兵敵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陽在
項刺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艦者募莫知為計
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鐵操斧隨之乘
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賊艦間奔其
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賊之艦以巨艦
鼓譟攻之艦艦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
走圍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王鏐遣錢傳瑾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
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具越攻中軍陳彥廉
中軍鏐鼓于左取魏類溫者探甲胄號今軍事吳越兵
取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瑾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
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與兵初吳
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
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從筠復奔吳溫自數音曰
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

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
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
彼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
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雖亂久
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
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戰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
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
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
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
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
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
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妾
振紙即寤時彈銅丸干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
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闕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
他門入明日晉王以馮道掌書記以諸將陪食者
召吏厚賜之

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汝死者，設食亦不得享。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軫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若臣不和，非所以隆威。八月，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瓚也。乃止。王瓚爲招討使，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勝揚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圍，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管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踏月而成。人服其智。吳與吳越連和，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橋。

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橋。

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二人之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梁克兗州殺張萬進

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未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爲出兵。會鄩已屠兗州，族張萬進，乃止。以處讓爲曉衛將軍。

十二月梁王瓚與晉王戰敗績梁以戴思遠代

之晉王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失亡萬計。梁主閻石君立勇，繫於獄，而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梁主猶惜之。晉王乘勝拔濮陽，梁王召瓚還，以戴思遠代爲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吳團結民兵

吳

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
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毒民弄干戈。是欲使武
而反相盜也。宜團結民兵。
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